

鲁迅《一件小事》通假字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以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为例

刘子淇, 杨殿程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 300380

DOI:10.61369/HASS.2026040004

摘 要 : 通假字作为鲁迅小说语言风格的重要构成要素, 承载着古汉语修辞传统、叙事者身份标识以及陌生化审美等多重文体功能, 其英译问题构成了鲁迅作品海外传播中的一项特殊难点。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分析框架, 选取鲁迅短篇小说《一件小事》及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聚焦文中出现的十处典型通假用例, 系统考察其翻译策略、行为动因与接受效果。研究表明, 杨、戴译本在处理通假字时呈现出鲜明的“译内行为优先、译外行为主导”特征。在译内行为层面, 译者多采用语义直译、意译与省略等策略, 力求还原原文信息或语法功能, 但在文体对应与语域匹配方面做出了显著妥协; 在译外行为层面, 译者受制于国家翻译机构的身份定位以及“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核心使命, 将读者接受与文本可读性置于优先考量。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 译文整体偏向“务实”一端。本研究揭示了通假字翻译的内在困境, 验证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解释力, 并为鲁迅小说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关 键 词 : 译者行为批评; 《一件小事》; 通假字; 杨宪益与戴乃迭; 求真—务实连续统

A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orrowed Characters in Lu Xun's A Small Incident—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Version

Liu Ziqi, Yang Dianche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0

Abstract : Borrowed characters perform multiple stylistic roles in Lu Xun's fictions: they evoke Chinese rhetorical traditions, signal the narrator's stance, and produce aesthetic de-familiarization. Translation of borrowed characters has proved a persistent obstacle in the overseas circulation of Lu Xun's work. To identify the patterns behind the translators' choic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en borrowed characters in "A Small Incident" and their English renderings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Using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traces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and the motivations driving them, while also assessing how these choices shape the text's reception. The translators' approach, however, reveals a telling split. Within the text itself, strategies like semantically literal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and omission shows domination; the source message or grammatical function is generally preserved, yet the stylistic register often erod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the Yangs within the state translation apparatus pushed them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Driven by the mission of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 they consistently prioritized reader reception and fluency. The overall result is a translation that leans noticeably toward the utility-attaining end of the 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continuum. These findings bring into sharp focus the inherent difficulty of translating borrowed character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ttest to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By resetting the analytical lens, the study also points toward a new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Lu Xun's fiction.

Keywords :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A Small Incident; borrowed characters;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continuum

引言

在鲁迅小说的语言艺术研究中，通假字现象虽长期存在，却尚未获得与其意义相称的学术关注。鲁迅于创作中娴熟运用通假字，既彰显其深厚的古文修养，亦构成其塑造独特叙事风格与制造陌生化审美效果的重要技法。通假字的嵌入，使文本在流畅白话基础之上平添古朴凝练的质地，形成“古今杂陈”的独特风貌。然而，在鲁迅小说翻译研究领域，针对通假字这一微观现象的探讨仍相对薄弱。通假字因“借音表义”之特性，在翻译中同时面临语义还原、文体对应及功能再现三重困境。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一件小事》及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聚焦十处典型通假用例——五处“的”（通“地”）、三处“教”（通“叫”）、两处“罢”（通“吧”）及一处“斤”（通“筋”）——提出以下问题：其一，杨、戴译本如何处理上述通假现象？其二，其处理方式折射出译内行为与译外行为何种互动关系？其三，如何在“求真”与“务实”的张力中评价其翻译效果？

本文选取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分析框架，依循“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路径，将语言性翻译行为与社会性翻译行为纳入统合分析。论文结构如下：第一章阐述理论框架；第二章梳理语料并分析文体功能；第三章考察译内行为；第四章剖析译外动因；第五章依托“求真—务实”连续统作出评价；最后以结语归纳发现。

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通假字翻译分析

（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由周领顺教授系统建构，其核心要旨在于将译者视作兼具“语言人”与“社会人”双重属性的行为主体，主张从“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视角审视翻译活动（周领顺，2014）。¹核心概念包括：

——译内行为与译外行为：译内行为指向语言转换层面的语义、句法、文体忠实；译外行为则指译者基于社会身份、翻译目的、读者期待等非语言因素所作出的权衡（周领顺，2019）。²

——求真—务实连续统：“求真”指贴近原文语言事实的忠实取向；“务实”指追求译文在目标语语境中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理想译者行为在二者间寻求动态平衡。

序号	原文句（通假字加粗>
----	------------

“教”为“叫”之通假，而直接按其字面语义“教导”予以理解与转换，由此导致了语义层面的偏离。

例2：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

I met scarcely a soul on the road, but eventually managed to hire a rickshaw to take me to S-Gate.

“教他拉到S门去”中的“教”在译文中并未以显性词汇形式直接呈现，而是通过不定式结构“to take me to S-Gate”将使令意义隐含于整体句义之中。译文将“教他拉”整合意译为“to take me”，虽使令语义得以功能性传达，但“教”字本身作为通假字的语符形式未能获得对应的显性翻译处理。相较原文中“我”与车夫之间明确的使令关系，译文将其转化为更为直接的动作表述，致使原文所蕴含的使令语气有所弱化。

例3：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Yet this small incident keeps coming back to me, often more vivid than in actual life, teaching me shame, spurring me on to reform, and imbuing me with fresh courage and fresh hope.

与例1情形相仿，原文“教我惭愧”意在表达一种客观的因果致使关系，即“这一件小事使我感到惭愧”；而译文“teaching me shame”则将语义转向“教会我羞愧”的主观教化维度，赋予原文本不存在的说教色彩。此处同样似可推断，译者可能未将“教”识别为“叫”之通假，而是沿用了其字面义“教导”加以处理，由此造成了语义层面的再度偏移。

（二）名词类通假字“斤”的直译处理

例4：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Luckily the rickshaw man had slowed down, otherwise she would certainly have had a bad fall and it might have been a serious accident.

“栽一个大斤斗”中的“斤”（通“筋”）被译为“a bad fall”。译者未尝试在译文中保留“斤”字的视觉语音痕迹，而是直接传递其本字所指涉的核心语义“跌倒”。从可读性角度观之，译文表述清晰自然，易于目标语读者理解；然而，从文体再现角度审视，原文中“斤”字所承载的“半文半白”之语言特质与古朴意味在译文中未能获得任何形式的映射与补偿，致使鲁迅笔下这一典型的语言标记在跨语际转换中完全消隐。

（三）虚词类通假字“的”的省略与意译处理

针对五处“的”字，译者均采取了省略其语符形式的处理策略，转而借助副词或其他句法手段来实现原文的状语功能。依据具体处理方式的差异，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类情形：

其一，直接对应类。如“渐渐的”译为“gradually”，原文的状语功能以英语副词形式获得准确对应，语义折损程度最为轻微。

其二，具象转换抽象类。如“一步一步的”译为“slowly”，原文“一步一步”所蕴含的动作连续性及其所描摹的艰难画面被

抽象整合为单一的“缓慢”之义，具象描写的生动性有所减损。

其三，整体意译类。如“努力的”译为“try to”（试图）、“没有思索的”译为“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一时冲动）。在此类处理中，原文的状语成分被融入译文的整体句义表达之中，语义虽得以功能性传递，但原文状语所负载的主动意志（如“努力的”）或平实叙述语气（如“没有思索的”）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化。

总体而言，五处“的”字的处理策略呈现出一致性，然其语义折损程度因语境差异而有所不同：语法功能词语义损失最为轻微，具象状语次之，而蕴含心理描写色彩的状语则损失最为显著。

（四）虚词类通假字“罢”的省略处理

对于两处“罢”（通“吧”，语气助词），译者同样采取了省略其语符形式的处理方式。“走你的罢！”被译为“Go on.”，“你自己雇车罢”则译为“Get another rickshaw.”。原文的祈使语气虽通过英语句式得以功能性传递，然而“罢”字所特有的古白话语气色彩所传达的介于决断与舒缓之间的语气韵味在译文中消弭于无形，未能获得任何形式上的再现或补偿。

四、通假字英译的译外行为分析

（一）译者身份与翻译目的

杨戴夫妇长期供职于外文出版社，其翻译实践深度嵌入于“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国家文化战略框架内（任东升，2007）³，而此特定机构身份决定了其翻译活动的核心取向，即：以目标语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基于此定位之下，“可读性”与“传播效果”遂成为衡量译本成功与否的关键性指标。

（二）读者接受与可读性诉求

杨、戴的翻译实践自始至终贯穿着鲜明的“读者友好”原则（马会娟，2013）⁴，其翻译活动初始便预设英语读者群体不具备识别古汉语通假字现象的相应语言能力，因而选择“透明化”处理，即将通假字语义内容转化为读者所熟悉的规范语言形式予以呈现，最大限度地降低读者认知负荷，以确保阅读流畅性。

（三）文化传播使命与忠实性的权衡

在杨、戴所秉持的翻译观念中，“忠实”并非指向语言表层形式的亦步亦趋，而是对原作“精神实质”与“文化内核”的忠实（许多，2016）⁵。通假字在文体风格层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然而较之鲁迅作品所承载的深刻思想内涵与批判精神而言，无疑居于次要地位。当文体形式的忠实与思想内容的有效传播构成冲突时，后者遂获得优先考量，而前者则作出相应让步。

综上，杨、戴译本的翻译活动中对于通假字这一特定语言现象的行为模式可概括为：译外行为主导，译内行为呼应。译者的机构身份预先框定翻译实践活动的目的，进而决定其读者定位，

3 任东升. (2007). 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杨戴模式”. 《外语研究》, (4), 65-69.

4 马会娟. (2013). 论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 《外语与外语教学》, (1), 69-73.

5 许多. (2016). 杨宪益、戴乃迭英译《鲁迅选集》的文化选择与翻译策略.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 86-91.

最终导向“语义求真、文体务实”的策略选择，二者构成层级性制约与呼应关系。

五、“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

就求真度而言，译文在语义层面求真度较高，十处通假字的本字语义或语法功能均获准确传达，而文体层面求真度偏低，“文白夹杂”风格几乎完全消匿；功能层面，该译本求真度亦处低位，综合求真度呈现显著的维度不均衡性。就务实度而言，译文整体较为流畅自然，可读性表现较为突出，文化传播效果较为理想，综合务实度整体处于高位。

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译文显著偏向“务实”一端。译者以“务实”为锚点，在确保语义求真底线的前提下有限调适。规律性认识可归纳为：其一，词类属性决定策略倾向；其二，翻译目的主导权衡方向；其三，“求真”具有层次性；其四，“务实”以不扭曲核心思想为边界。

六、结语

本文以《一件小事》杨戴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文中出现的十处典型通假字进行了系统考察，得出以下主要发现：第一，翻

译策略呈鲜明的“语义/语法优先、文体淡化”特征。译者致力于还原通假字的本字语义语法功能，但在文体层面作出显著妥协。其中，对通假字“教”的两处处理（例1、例3）系因未能识别其通假关系而按其字面义“教导”理解，属于语义层面的误译。第二，行为模式呈“译外主导、译内响应”特征，机构身份与传播使命驱动“务实”优先。第三，译文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偏向“务实”一端，以文体牺牲换取可读性。本研究验证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微观语言现象的解释力，拓展了鲁迅翻译研究范畴。实践启示在于：译者须在深刻把握原文文体功能的基础上，依据翻译目的与读者定位，在“求真”与“务实”间进行动态权衡，尤其面对通假字这类兼具语义与文体双重价值的语言现象时更需审慎。本研究尚存局限：仅聚焦单一译本，且语料范围限于十处通假用例。未来研究可扩大译本与语料规模，并探索语料库方法在通假字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路径。

参考文献

- [1] 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2] 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路径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4] 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2018.
- [5] 王宏印.《鲁迅小说翻译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 [6] 孙艺凤.翻译与跨文化流动——鲁迅小说的英译.《中国翻译》，2016,(2), 513.
- [7] 任东升.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杨戴模式”.《外语研究》，2007,(4), 6569.
- [8] 马会娟.论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1), 6973.
- [9] 许多.杨宪益、戴乃迭英译《鲁迅选集》的文化选择与翻译策略.《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6,(2), 8691.
- [10] 刘宓庆.《文体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 [11] Yang, X., & Yang, G. (Trans.). Selected Works of Lu Xun (Vol. 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4.